

餘

冬

序

錄

餘冬序錄終墓卷之四十九

外篇第二十四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國朝

仲方編輯

至尊官家之稱皆昔人以稱君上者魏晉六朝間稱君多但曰官稱其所私事亦多曰官稱父曰尊稱伯叔季父及其所私事亦多曰尊一字爲稱唐宋間無聞矣○今人稱謂例公爲尊而君次之古殊不爾東西周天子之正系也戰國時稱周君田文齊公子耳稱薛公豈必公之尊于君哉

○夫人淮南子有老而杖於人之說而王充論衡有曰人身以一丈爲正故名男子爲丈夫尊公嫗爲丈人也

○范曄臨誅其妻謂曄母曰罪人阿家莫念孫棘以弟
薩赴獄棘妻寄語大家以小郎屬君齊文宣帝兄女樂
安公主嫁崔達摩公主曰阿家憎兒陸媼於胡太后前
稱昭儀言大家行多非法婦謂姑爲阿家或爲大家六
朝間言例如此家與姑同音漢曹昭已有大家之稱蓋
尊之如毋姑云耳齊郎邪王儼謂太后曰有緣更見家
家斛律光請後主至千秋使人出曰大家來則毋氏與
君主皆可同稱也

○唐宋間人呼謂有先輩之稱或曰此互相推敬爾然
不聞施之同朝同官同年而所稱皆未任官職未登科
第之士觀歐蘇書札可見李方叔東坡門人坡書稱方

叔爲先輩按北夢瑣言王凝知舉日司空圖第四人登
科王謂衆曰某叨忝文柄今年勝帖爲司空先輩一人
而已則是所謂先輩者實後輩士也唐王福時雜錄文
中子謂魏徵及房杜曰先輩雖聰明特達非董薛程仇
比然則是稱隋唐初蓋已如此

○古人謂使爲信黃伯思法帖刊誤災報帖故遣信還
還少帖信遂不取答真誥云遣一信見告謝宣城傳云
荆州信去倚待陶隱居帖明旦信還虞永興帖事已信
人口具凡言信者皆謂使人也而今之流俗遂以遣書
饋物爲信故謂之書信手信而謂前人之語亦然不復
知魏晉以還所謂信者乃使之別名耳

○洪武三年詔中書省臣曰今人於書割多稱頓首再拜百拜皆非實其定爲儀式令人遵守又小民不知避忌往往取先聖先賢漢賢國寶等字以爲名字宜禁革之於是禮部定議凡致書於尊者稱端肅奉書答割稱端肅奉復致平已者奉書奉復上之與下稱書寄書答卑幼與尊長則云家書敬覆尊長與卑幼則云書付某人其名字有天國君臣聖神堯舜禹湯文武周漢晉唐等國號悉令更之此事後來不復講矣

○醋浸曹公湯潯右軍之云昔人相傳爲笑今人知笑之然送人酒必云魯水鷄必云憲禽鴨云家鴈而鵝亦爲義愛之稱不免落前科曰彼欲以是爲新異而不知

是所以爲俗也其稱于人又有可議者稱人姓必易以
世望稱官必用前代職名稱府州縣必用前代郡邑名
欲以爲異不知文字間著此何益于工拙此不惟於理
無取且於事復有碍矣李姓者稱隴西公杜曰京兆王
曰瑯邪鄭曰滎陽以一姓之望而槩衆人可乎此其失
自唐末五季間孫光憲輩始北夢瑣言稱馮涓爲長樂
公冷齋夜話稱陶穀爲五柳公類以昔人之號而槩同
姓尤是可鄙官職郡邑之建置代有沿革今必用前代
名號而稱之後將何所考焉此春所謂於理無取而事
復有碍者也此失裨官脞說多不可勝數然明賢著作
自無此吾不願人家子弟重積此俗習也時客有以文

字贊春者因遂拈出爲兒輩言之

○屠牛坦屠羊說所執市井之惡務也而其名至今傳史畫陳醉瓶所爲閭閻之末業也而其姓至今存託於名人之文章也

○人能飲不能飲有大小戶之稱涇宋酒令詩話言之多矣今人殆相循而云爾或問此稱定起何時吳志孫皓每饗宴人以七升爲限小戶雖不入口並澆灌取盡是三國以前事麴蘖者已有此品目也

○三國曹操呼孫策爲猗兒關羽篤孫權使爲貉子唐代宗以爭名賀知章子蓋戲其爲瓜子也瓜借音爲猗今人以鄉俗諺名相稱謂爲譌同此

○俗稱驢作衛子言衛多驢也亦有出處見釋常談呼
驢猴作山兒亦有出處見博燈錄

○俗以牝畜爲草於雉鷄鵝鴨亦有草鷄草鵝鴨之稱
義殊不通然亦相傳有自晉郭謂魏杜畿課民畜犝
牛草馬宋絲曰李君有國土之分家有騶草馬生白額
駒此其特也

○史稱張長史顏魯公始同學正書張知不及顏去而
爲草畫記吳道子學書於張張即長賀知章不成因工
畫深造妙處中吳紀聞楊惠之初亦學畫見道子藝高
遂更爲塑工亦能名天下自今觀之塑工當不如工畫
畫工當不如工書而工正書又難於筆然數子之名其

到今傳一也惠之豈不能畫而道子豈不能書者哉彼
誠知生同時習同事美不能兩勝則名必有所掩名爲
所掩則不如他專所工而獨擅其名之愈也噫數子可
謂自知而能譏能各就其所長而不隨人後者矣世固
有勞勞終身無寸長以自見而忽焉隨草木以腐者問
其業雖在壘畫之上吾亦羞之因書以自警焉

○魏鍾繇問蔡邕筆法於常誕誕惜不與乃自捶胸嘔
血曹操以五靈丹救活之及誕死繇令人盜掘其墓遂
得焉繇吳趙達治九宮一算之術對問若神闕澤諸人
祈之不肯傳孫權問其法達終不語由此見薄祿位不
可尤後權聞達有書求之不得乃祿問其女及發達棺

無所得法術絕焉吳于時季漢魏周觥古篤學研精六
經尤善書札頗曉天文而不以留意人有從學天文者
周曰天下事當學者尚多何必天文志斯言不亦善乎
後魏高允雖明於曆數不推步有所論說游推數以
災異問允允曰昔人有言知之甚難既知復恐漏泄不
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權會雖明風角玄
象至於私室都不及言學徒有請問者終無所說每云
此學可知不可言諸君並貴游子弟不由此進何煩問
也唯有一子亦不授此術彼鍾繇輩拳拳誕與達何爲
誕與達怵守一藝死遺暴骸之禍愚益甚矣

○老杜詠吳生畫云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又題王

宰山水圖云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蹙迫王宰始肯留真跡黃山谷嘗與人論文舉及吳生擅場之句謂古人能事不獨求跨時輩須要於前輩中擅場爾他日因人乞書又舉王宰真跡句謂收書者亦欲精耳貪多不擇自是一病此卷此畫跋中宋元與國初人名氏斑斑錯出諸人中誰為壇場者乎其人吾不得而質也其一皆真跡乎蘊真博雅好古精鑒圖繪工翰墨自云得此具有源委其所取有在恨春不能與之賞其妙也因憶少陵山谷語為識其後

○羿善射或使射雀左目羿引弓射之誤中右目羿俯首而愧終身不忘羿之愧在他人足以為奇矣公侵齊

門干陽州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息之謂無勇在他人不可謂無勇矣而二子之言如此然則學者自處其可以自恕乎

○古今權量不同不知變自何世北史載後魏高祖嘗發大斗去長尺改重秤其法依漢志爲之是知漢律曆志所載積黍之制魏晉則已變矣至拓跋而有長重之議然當時改用無幾亦不復行觀張普惠疏中所論可知此由在位好利者務求奇贏故耳古升十六寸二分容一百六十二寸爲斗欲知古尺以小半兩錢準之言徑寸也欲知古秤以大半兩錢準之重如其文也古權四斗斤者今才十五斤耳量容十斗者特今之三斗

耳宋劉仲原得漢銅斛以其刻文校今權量知之然則漢晉間所言權量輕重多少之數俱可準此而推侯鯖錄云藥方中一大兩即今之三兩隋合三兩爲一兩也春謂隋蓋合古三兩爲一兩亦不過今之一兩有奇耳故曰一大兩德麟誤矣王仲弓傷寒證治論湯劑注云古方三兩當今一兩三升當今一升晦菴語錄云今之一升即古之三升今之一兩即古之三兩蓋是大畧如此

○古人製樂皆用律尺九九八十一分琴瑟鐘磬用管等皆准之故八音克諧後世琴瑟太長長則聲緩笙不用匏而用木木實而聲過清鐘大圓圓則聲清而搖故

不協律尺又以積筭之難人遂不學今立簡易之法假如黃鐘三分損一下生林鐘即以紙條依律尺九寸林鐘三分益一上生太簇亦以紙六寸如前於三停外添一停是添二寸共得八寸上下損益如此至蕤賓再起三分益上一生之法不費積筭律呂備矣

○截竹大小如律曆志所說加以清聲隨十二辰編之即象鳳翼參差若左右自外而內合例編之則兩旁長中央短若樂圖所画仍以漆爲底即成雅音四清聲乃子丑寅卯四管之半截也

○孔叢子孔子晝息而鼓琴閔子自外聞之以告曾子曰嚮聞夫子之音清微而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爲幽沉

之聲幽則欲心之所爲發也沉則實德之所爲施也夫
子何感若斯乎於是同入問焉夫子曰然吾有之嚮見
狸方取鼠欲其得之故爲是音汝二人者孰識諸曾子
對以閔子夫子曰可以聽音矣後漢書蔡邕在陳留鄰
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酒已酣客彈琴於屏邕至
門前聽之曰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返將命者入
告主人自追問其故莫不憮然彈琴者曰我向見螳螂
方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爲之一前一却吾恐螳
螂之失蟬也此豈爲殺心而形於聲乎邕歎曰此足以
當之矣若邕者可以聽音矣嗚呼意存於中而音形於
外事無微而不著也

○晉劉琨在晉陽爲胡騎所圍琨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悽然長嘆中夜奏胡笳賊又流涕歔歔有懷土之思向曉復吹賊並解圍而走劉疇避亂塢壁賈胡數百欲害之疇援笳吹爲出塞入塞之聲以動其遊客之思群胡皆垂泣而去二人得免于阨其事絕類狼心不可以言論而可以音感不可以理化而可以情動然則聖人之樂其能治人神和上下也宜矣今樂之作者能動人乎哉人情物具非異也音節不足相激發耳

○何子嘗夜苦多夢夢亦復苦數醒非醉甚勞極比明寐而寤者不翅以十數夢中未嘗不自知其夢也夢中動靜若於平日不異必自誣曰此夢耳乃合我行以是

而醒若事與心違所見非思慮所及又必曰此何爲者
豈非夢耶以是而醒或夢得太可願樂出素望外必曰
我奚有是乃夢所遇以是而醒夢諸怖畏及所可惡情
感不倫理未應然必曰是非佳夢何必久之以是而醒
夢歷異境參會古人議論非常增廣耳目必曰奇夢乃
爾安得長會以是而醒夢有所與必曰夢與人物胡損
於余有所受必曰受所夢物於余何有以是而醒夢飲
食際必曰我饑固宜夢食緣渴夢飲以是而醒夢飛與
墜疾走動心必曰夢魂翩翩不容力禁以是而醒至乃
死生入夢骨肉薰灼既欣且哭必大怵惕神識相擾勢
不得留以是而醒一切事物夢類所聞舊占夢事必悔